

處已是失刑用情考官亦被放宥輿情益憤曾未幾何又有此請此何國體耶
今以罪試官罪舉子之受教為復科肯繁而向來科獄實是前古所無之變特
命為奴亦非用奸科場之常律則何可引例用之受教而復已罷之科乎其中
抱冤之人蓋不為不多而考官獄既未究竟舉子雜犯他科者亦多有之區處
之際尤極難處矣一夏曰議者以追復授封為疑而其中洪錫輔等數人皆有
明證已得清脫矣持平韓永徽亦以羽進疏為無形上曰臺臣苟有所懷無
不可言何必斥之以無形乎端宗復位於二百年之後而稱慶之科未成體
格仍置不復實為欠典予所詢問者亦以此也畬曰我國以科法為重此科若
無難處之節則受教既如彼稱冤又如此固無不可復之理而今其苟且窒碍
者甚多遽議牽復臣未知其可也上曰卿言然矣後禮曹覆啓亦言其不可
命置之宣武致祭事依疏辭施行羽進被朝廷甄拔濫通臺選不能進一忠言
受人指教首發苟且之論公議大駭上意益欲復科大臣宰臣亦不甚持難
而三司論議頗峻事竟寢○備局抄選武臣不次擢用三人及將領可合九人
以啓尹慤李鳳祥等與馬大臣嘗請儲養武士以備緩急之用故也○乙酉引
見大臣備局諸臣訓練大將李基夏御營大將尹就商以都城周廻作圖以進

上令各陳所見基夏披圖指一峰曰此狗蹲峰也即都城之後帳大為藩蔽谿谷深邃峰巒高峻非賊兵所可隲突宜加築外城或設三四墩以為防守之地又曰此駝駱峰也於都城為窺峰木覓一枝之東走漢江者為俯臨城中宜各設墩自東大門至水口門地勢最平衍別為高築如中原平城築城之制可容十馬隊且設堠子而後方可守之自禹壽臺至新門間有山崗雖不如東邊之低下亦須內外增築至於鞍峴與曲城相對大砲可以相及又不可不置墩臺也大抵都城是至尊所居宜其堅完厚實而今城堞盡壞反不如節度使所處良可寒心定計之後亟宜修繕矣就商曰城北低平高峰下壓比如壯者抱兒俯瞰者苟為賊兵所據則雖有高壘奇兵恐無所施力此為必爭之地若於狗蹲白岳之間列置四五墩則表裏有相助之勢賊兵無壓臨之患鞍峴孤絕無聲援賊若圍絕其樵汲之路則墩臺守卒將不刃而斃恐不必設墩也蓋都城南北絕險頗有因山為堞處舊築亦多完固而東西地平城低最為踈虞修繕之役宜先東西而後南北矣領議政申琬曰嘗見中原城池多在平原而能堅守取勝今都城兩面頗險雖有窺峰亦安得盡避也北城形勢非此城比而臣不敢復言惟願築斯城以為根本之計耳左議政李畬曰都城宗社士民

之所托苟能堅築使民有固志則城內之人無非死守之卒又移入倉庾使我飽敵飢則敵雖欲久留不可得也方今國計蕩然實難輕舉大役而定計之後漸次完築則亦何至於勞民動衆也基夏曰夫城大難守云者蓋以城濶軍少也今則不然五軍門兵卒甚衆城內男丁又十一萬九千餘名城址不廣何以容接其中丁壯必不下五萬城堞不過六千餘堞一堞五卒足以守之濶大非可慮也就商曰但於彼人往來之路新築墩臺恐有嘖言矣基夏曰直為奏聞亦無不可上曰此與築新城有異似無生釁之慮矣兵曹判書尹世紀曰王城在常時亦宜修繕一番功役不須論也今欲為守城計則自鞍峴至龍山增築之如瀋陽外城而後可以通糧餉之路朝家命令亦將不碍於八路又宜修繕江都南漢以為左右翼矣刑曹判書俞得一曰今灾異荐臻兵象可憂而國家未有定計都民皆以兵前顛斃為慮若夫斷大計以為死守之地則人心大定孰無子來之願乎先築都城壯其根本稍俟後日繼築北城未晚也工曹判書洪受瀍曰此事功役浩大當此民窮財竭之日恐難就緒民皆子來之說臣未之信臣則只聞民情騷擾云矣基夏曰蓋聞城底居人以家舍撤毀為慮或致騷繹而城內外當毀之家不多縱使一並給價亦何難乎蓋自北城議築時

人皆願之至有欲上疏者今者都內士民莫不稱便人情大可見矣受瀝曰北城之議人或便之而都城則曾前兵亂皆委而去之故大計雖定民無固志基夏之言非實狀矣基夏陳辨不已得一兩止之吏曹判書李濡曰都民苟圖目前本無遠慮一朝有亂必將顛斃於道路今若同守都城則可以保其父母妻子利害得失人皆知之民情所在即其理勢而可知矣校理李晚成曰此國家大事也不可率爾斷定向日罷禁營築北城皆有成命而旋復中止徒損國體終無所益今雖決斷安知無歧貳之論也更問于在外原任大臣及備局諸臣未入侍者而處之恐合於謀及卿士庶人之義也琬曰判府事徐文重尹趾善皆以為都城勝於北城云矣上曰北城之役不但城池設築而已宮闕公廨府庫亦將次第經理所費浩多都城則無此剏設之弊宗社在此人民在此苟能堅築斯城效死勿去則百姓雖各為其父母妻子必能盡力死守以都城修築定計可也仍命增修江都南漢講定關隘信地畬曰比歲饑饉國儲蕩竭而大計既定巨役方始殿下宜一心警惕如在泥露中凡係浮費務存節損專用力於修繕之功方可以克完大事况人君自強之術在於振紀綱得民心不但城池甲兵而已願加意焉上嘉納之謹按作事者必慎于始小事猶然况

國之大計乎方議築北城也 上銳意決斷凡有異議輒加摧折若將不日成之既而廟謨因循無端擔閣經歲之後始曰北城不可築都城可築 上亦曰唯唯有若利害便否漠然不係於 上心而惟人言之是從朝令夕改舉措顛倒烏在其作事慎始之道也若是而能濟事功者未之有也可勝歎哉○以宋相琦為右副承旨○慶尚道臣馳啓東萊府使李堦有病不任事請罷之 上以邊臣多厭避圖遞其習可惡特命勿罷○丁亥掌令吳羽進引避曰已卯科妖惡之變實國人之所共駭憤而若其全一榜而混罷則大有乖於明淑慝辨玉石之道有識慨惜至今未已諸人之橫被至冤姑舍勿論慶科之不成體格終涉苟簡揆以事理不可無區別變通之舉故臣當入臺之初首陳牽復之請而苟且之譏峻起於前席非斥之說至發於僚臺臣未知削無辜而不思區別廢慶典而莫之變通一任事體之顛倒終無片言之匡救然後能免苟且之斥而果可合於物情耶臣一言纔發譏斥沓至請遞臣職答曰勿辭羽進退待物論憲府處置曰䟽請復科誠甚謬戾揆以公議勢難在職請遞差從之○戊子以權慥為掌令○憲府啓曰去年李厦成等之陳䟽醜正也臺章峻發勘以削版庶可少伸公議而篤論者猶以其䟽下之無責罰為恨昔年羅良佐等䟽語